

新 紀 叢 書

美國、德國、散著

目睹的蘇俄

曹白譯

真美善書店發行

國朝文獻

美國德蘭散著
目睹的蘇俄 虛白譯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目睹的蘇俄目錄

第一章	鮑希維亞的都城·····	一
第二章	俄國革命後政治上及一般的成就·····	三一
第三章	俄國人的性情·····	四五
第四章	現行的蘇俄經濟計劃·····	七三
第五章	共產主義學理與實施·····	八三
第六章	宣傳·····	一〇七
第七章	專政的故都·····	一二九

第八章	共產黨的專政·····	一四七
第九章	俄國今日的農民問題·····	一七三
第十章	俄國的工人——他的工廠與實業·····	一九五
第十一章	蘇俄今日的婦女·····	二二三
第十二章	俄國的宗教·····	二二九
第十三章	共產主義的藝術文學與音樂（上）·····	二五五
第十四章	共產主義的藝術文學與音樂（下）·····	二六五
第十五章	俄國的三家飯店·····	二九五
第十六章	幾幅俄國的小畫·····	三一九
第十七章	旅俄雜感·····	三四九
譯後贅言·····		三七九

第一章 鮑希維亞的都城

我沒有到莫斯科的以前就聽到了許多批評莫斯科的話——回來時聽到的更多——人家總說牠是不足引人注意的城鎮；異常的沉悶，吃不飽，穿不全。說那裏衣服襤褸，人口擠塞，這我同意的；若說沉悶，不要相信這句話；走遍歐美兩大陸，沒有一個城鎮能像牠這樣包涵着種種逗人注意的要素——最著的是那種別異性，從各種色彩，變換中所產生的別異性。

街道和市場是迂迴斷續！空場，樹木，碑石，和街樹，處處多有繁夥而可愛的驚奇。檻樓破敗的可還是色彩豐當的宮院，鉅大的住宅，是以前資本家，商人，社會的寄生蟲，社會的吸血鬼的窠穴！哦，還有教堂！三百八十三！數牠們一數！頂着美麗的綠，金，棕，紅，白，或紫色波羅密式的圓頂。鐘樓上排滿了各種各式異樣的鐘——這些鐘的聲音是溫甜，微妙，愁默，甚至像預言式的神秘，別處鐘樓上決計聽不到的。街面上的鋪石，普遍的不潔和不經意。（這種，我知道，不是鮑希維亞帶來的。）

還有車輛，街車，四輪馬車，手推車，加以奇形怪狀又小又破的貨車，所載的簡直沒有什麼——（這種隨隨便便不經意的俄國人！）——不過是一隻桶，幾條魚，一打椅子，或是一隻浴盆！有一天我眼見一輛棺材車（這東西俄國沒有別的用處，所以隨時可以應用），載着一捆柴。天在上頭，我不說一句謊話！這

種俄國人，你瞧，公事公辦！爲什麼不該這樣呢？在莫斯科嗎？在俄國嗎？

這是常事，算不了什麼。車前，在差不多三百八十四張皮和十七隻帽子裏，

一個俄國人很安適地埋在蒙茸的鬚髻中吸着一種最惡劣的麥霍卡 *Mahorka* 菸

葉。這真是一種極利害的草，我在他右邊積雪的人行道上，祇聞到了一口，就

變成了這股毒氣的獲物，像中了符籙般的張大了嘴站着。（我那時若倒了下

去，他也不過把我加在那細柴草上。小小兒一點意外的工作！）

還有成千累萬的男男女女，穿着臃腫的皮襖和裙子，看過去祇像一團團被褥

在那裏行走。還有皮的大帽子和小帽子——夏柯斯 *Shakos* 一種筒形的高頂帽 羊毛做的

頂或是邊——永遠戴在頭上的——在美國舒靈納 *Shriner* 樂隊或 *K.P.* 隊中的

人能戴上這個，就要算光榮顯赫了。還有那些貨攤，坐着個鬚髻滿面的男子，

穿着長靴，披着羊皮，出賣皮羅舒基 *Pirojki* 一種肉餡捲子，香煙，和克利米亞的水

果。婦女們頭上包着布，販賣各種雜貨，吃的有平果，用的有口袋帶子。襯在他們後面的却是前代帝王的遺蹟，東羅馬的光榮——崇高的皇宮，塗金的教堂，鉛和玉砌成的屋頂，有的發着金光，有的耀着碧色，再加上陶麗的圖案，眩耀的裝池，祇像是東方的寶石配上了破舊鏽蝕的鑲嵌。

我們該永遠記着，這新的俄羅斯裏面包涵着一百六十三種，或是一百六十七種（就是在俄國的時候我也攪不準這個數目！）不同的種族，或人民，或小民族——隨你叫牠什麼吧——彼此的膚色，習慣，語言，形貌，和性情上的小過節兒都各各不同。你祇要想，那些土耳其人，土谷孟人 *Tucomans*，阿美尼亞人 *Amenians*，波斯人，阿富汗人，蒙古人，柯薩克人，喬奇亞人，Georgians，烏斯白奇斯敦人 *Usbeckistanese*，塔特希基斯敦人 *Tatshikistanese*——大家在這個蘇俄聯邦大民主國的新統治之下，可以自由流盪，你再體會着這莫斯科是個著

名的城邑，指定的首都，那你就以幻想到這裏面容納着多少宇宙間的生命和有爆烈性的種族了。這一類的人一天接一天的湧進莫斯科，大半就住了下來。

我有時走在熱鬧街上真會感受到一種難言的驚駭，竟至連話也說不出來。「這個人真會覺得若無其事嗎？」『那一個真肯老實告訴我，在公衆場所穿着這種裝束，的確不自覺卑陋嗎？』他們實在可以這樣說，也可以這樣做。除掉了你，這個奇異世界裏的新客外，他或她不會引起那一個人的注意。簡捷說，我若頭上頂一隻洋鉄盤子，脚上踏一雙荷蘭的木屐，身上裹着一條那范堯 *Navajo* 的毯子，或是一條被，或是一床褥，再把皮帶重重繞起來，儘我在大街上往來，沒有人會注意我；可是像我這樣帶着絲帽子，穿上晚禮服走出去，就變了大家注意的目標了。這纔是俄羅斯。這纔是蘇俄聯邦民主國。這纔是各民族，各種可驚的混合現在聯起手來，灑開大步向着光明的時代走。

大家常說歐戰以後，或更準確些說，從鮑希維亞選定了莫斯科做都城以後，莫斯科就有人口過剩之患。這句話也是不確的。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七年間，支配房屋的問題還十分困難，窮人的住室有百分之三十是在地底下的。一八七〇年起這個城就開始發達，至今還日見隆盛，雖然目前一間房還要住兩人以上，可是在一九〇七年，有一萬多個居民是四人合住一間的，這個數目就佔全城人口四分之一。現在你若遇見了共產黨人，跟他談起四人合住一間房的現狀，他還要給你道歉。他們實在沒有知道自己都城的歷史。

關於這個城，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以前牠早就有過一段跟共產相像的歷史。大概在十五世紀的末葉，管轄莫斯科的王公，爲要增長這城池的權勢，把一萬八千多家最富有的奴佛哥羅商人搬到莫斯科城裏和牠的四鄉居住——離城不到一百里的佛拉狄米 Vladimir 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在莫斯

科就彷彿現在的共產黨一樣，壟斷了全城的商業。我曾經把這件事情問過蘇維埃的總統，加利寧 Kalinin 和外交總長齊赤林 Tchichorin，可是都說沒有聽到過。

總之，我在莫斯科坐着轎走着路各處巡遊，所得總和的印象，覺得牠是比較的一種潔淨，健康而生動的現狀。街道上鋪着石子，雪化後是很泥濘的。然而從十一月一日到四月一日雪可化不掉；祇有時給搗碎成了粉，大風一捲不曉得吹到了那兒去，路上顯出崎嶇不平的痕跡，就得再去挑些雪堆在上面，把牠填得平平地好讓雪轎在上面溜。在這綿長的冬季中，莫斯科祇是一片清新的潔白，點綴着赭色，灰色，白色的房屋掩映出一種動人的綿軟，同時却有紅，綠，黃，棕和金光燦爛波羅蜜式教堂的圓頂增強牠的色調。確然，屋宇的正面大都是微污了，鑿毀了；習見的那種鐵做的小洋台都銹了，木料上都沒有加過油漆。

富麗的故宮，博物院，富商的住宅，都改成了藏書樓，藝術院，紀念廳，醫院，病房。沒有疾馳的馬車，沒有華貴的汽車。沒有盛會，沒有奢華。你在各處走，遇見的人一千個是襤褸的，祇有十個——最多一百個——是穿得好好的。然而，籠統些說，你却感覺到一種安適的意味。別處是不會有的。

然而莫斯科未嘗沒有窮人。現在街上的乞丐正像在普羅列塔利亞接管以前一樣。很多很多！可是天呀，他們怎樣的富有畫意！他們的襤褸是色采繁雜，變化萬千！我的確見過若瑟甫多色的外套，來比的他們，就不過破一些，髒一些吧。身體個個都很結實，並不瘦弱，足見他們不是因為不足而求乞，他們的困苦決不到你為他們擔心的那種程度。實在，你不施捨，他們也決不會餓死。他們求乞的理由你可以很容易證明的，祇因求乞的收入比較容易一些，要不然他們也就得到政府中賑款委員那裏去，證明他自己沒有『明顯的給養』——（究

竟這「明顯的給養」是什麼意義呢？）——這樣就可以領到一份「失業」的贖金；那就是每月十五個羅布和一個睡覺的地方。可是這種收入多少總要費點兒勁——要費一些兒工作用一些兒力去尋找的——求乞却省事得很，祇須衝風冒雪的站在街頭就完事了，況且，你該知道，他們俄國人是耐得寒冷的，他們做這種事情比你容易得多。

莫斯科也有失業的。據說這種人大半是鄉下搬進城來的農民，還有各處辦公室裏因為政府要減輕行政費裁下來的職員。

衣服穿得齊整的，我已經說過，雖少却還有。故宮舊宅雖破敗剝蝕，可也另有新建築足以表現光明的時代。其中就像郵政總局和電報局，雖是灰色而偏重衛生佈置的，却也是又長又高又廣，很像支家角 Chicago 最新的商業建築（可不是直衝霄漢地高），大概俄國人艷羨這個大湖城，把牠的精神都模倣下來了。

（若說俄國有可以算支家角的城鎮，那末最少該有九個！赤塔，裏谷甫 Khabarov，史丹林 Stalin，奴佛西昆斯克，巴古，佛拉狄夏夫夏斯 Vladikavkaz，貝姆，這真是一大堆！）還有做政府喉舌的報紙，依寺佛斯第亞 Izvestia的那座大廈——該算是一個大工廠，把全世界的新聞送到那裏面去改造，去充份地共產化了，然後供給人民的應用。還有鉅大的新堆棧，或可說是政府批發貨物的大市場，裏面堆滿了各時節全國的需要，像麻，穀，茶，糖，雜糧，五金，脂油，乾果，藥材，皮革，木材，羊毛，鐵，或是這些原料的製造品。

革命以前，這些市場，銀行，貨棧等等都是在私人手裏的，據說，本城的商業中心，吉泰高勞 Kitai Gorod從前是個極熱鬧的市場。那時有一千二百個經紀人的交易所，——現在當然沒有了——還有希臘教總會的印刷廠，現在祇剩牠形象的一個淡薄的影子。到了今日，牠變成了政府貿易的中心，却另也有一種

活潑的氣象。牠在紅場 Red Square 的北部佔有面積一百二十一畝。提起紅場，牠的歷史是開始在鮑希維亞時代的以前。當我奔走搜求政府中消息的時候，每常走進這裏去，在各種廣闊得像旅館般的辦公室裏，跟那些共產黨的領袖坐着談天。你們大概以為這些可憐的鮑希維亞黨人不懂得怎樣經商的，一個人得不到什麼利益，那裏來這一番經商興致呢。可是，親愛的讀者，一個人在商人的環境中執行職務，是不一定要可以積聚財富纔興奮的。做了商人，就永遠是商人，不管牠有錢沒錢！所以，你走進他們的大批發所，或是消費合作會社的中心，或是政府所辦的商店中，眼見的是怎樣一個忙碌而純粹商業化的景象！建築是新的，充滿了光亮，陳設得周備，凡一切最新最備公司中的設備無不應有盡有——電話，電鈴，通話管，昇降機，計算機，收銀機，貨攤和包件，簿冊和銀箱，一切商業交易所的用品不會缺少一樣。我看着他們存貨的繁夥常會驚駭

得發呆，無量數的店員奔走忙碌，訪詢的外商成羣結隊。議事的職員，皮貨，疋頭貨，雜糧，五金，食品，一堆堆排列在製造精良的長桌上，圍着桌子四週的是政府中的購買者，可同時——你想想要覺得奇怪——也夾着政府中的售賣者。看他們臉上的表情，決計料不到他們是白做工作不希望得到利益的人。目觀了這種狀況，我們可以得到兩種不同的感想，不是想這共產學識也許不全錯誤，就要想他們另有一種秘密的方法可以欺騙人們養成這種非謀利，非經商的思想。商業狀況是決計有的，並且很盛。成千累萬的人對牠發生活潑的興趣。那一位能給我解釋這樣的啞謎！

有幾處莫斯科工廠的鉅大也曾引起我的驚駭。十五世紀以後，莫斯科四圍的鄉村中素來祇以各種小工業著名。直到十七或十八世紀莫斯科纔發見了輪得到算全俄中偉大的紗廠，毛織廠，磁廠，絲廠，玻璃廠。從一八三〇年之後，